

花间词人韦庄晚年仕蜀心态发微

◎李博昊[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, 广东 珠海 519087]

摘要:韦庄晚年于唐末战乱中入蜀,为前蜀前主王建所赏,羁留直至终老。王建既忠心于唐,亦礼贤下士,更倚重韦庄,但韦庄的心态是复杂的。对于新生的前蜀政权,他满是失望;对于难以回归的故园,他深深思恋,故而才有了那些平淡感伤的文字,让后人无尽探索品赏。

关键词:韦庄 前蜀 心态

韦庄,唐玄宗左相、幽国公韦见素之后。王建为西川节度副使之时,唐昭宗“命庄与李洵宣谕两川,遂留蜀”^①。十二岁的韦庄自此开始了在蜀中的生活。王建对韦庄较为看重,任其为左散骑常侍中书门下事。及前蜀开国,“制度号令,刑政礼乐,皆庄所定”^②。韦庄官居高位,又为蜀主所赏,较之颠沛流离、无所归依的其他晚唐文人,自然是幸运的,但其创作中却常常流露出一种深沉的慨叹,这种叹息既源于人生的无常,又来自于对新政权的失望。

韦庄于蜀颇受重用,对于前蜀政务多有参与。在昭宗遇弑,梁祖即位并遣使宣谕前蜀之时,韦庄对谋兴复的王建言“兵者大事,不可仓卒而行”,又代王建草书答梁使曰:

吾家受主上恩有年矣,衣衿之上,宸翰如新,墨诏之中,泪痕犹在。犬马犹能报主,而况人之臣子乎!自去年二月车驾东还,连贡二十表,而绝无一使之报,天地阻隔,叫呼何及!闻上至谷水,臣僚及宫妃千余人,皆为汴州所害。及至洛,果遭弑逆。自闻此诏,五内糜溃。今两川锐旅,誓雪国耻,不知来使,何以宣谕,未此告敕,令自决进退。梁使遂还。“梁祖遣使通好,以建为兄。”^③

韦庄之文不卑不亢,进退有度,有化干戈为玉帛之功效,展示出其沉稳大气的政治智慧与风度。而其中“吾家受主上恩有年矣”,“犬马犹能报主,而况人之臣子乎”,不仅是王建所作,更是韦庄作为唐代遗臣的心绪。这种心绪中有着对过往盛世的深深追忆。

韦庄“少孤贫力学,才敏过人”^④,但却屡试不第,直至乾宁二年(894),年近六十岁的他方才考中。这是韦庄生命一件无比骄傲的大事,《花间集》录其两首《喜迁莺》:

人汹汹,鼓冬冬,襟袖五更风。大罗天上月朦胧,骑马上虚空。香满衣,云满路,鸾凤绕身飞舞。霓旌绛节一群群,引见玉华君。

街鼓动,禁城开,天上探人回,凤衔金榜出云来,平地一声雷。莺已迁,龙已化,一夜满城车马。家家楼上簇神仙,争看鹤冲天。^⑤

古人常用莺迁比喻中举,韦庄此词或是及第时所作。词中既有榜上有名的惊喜,亦有朝见帝王时的得意。在唐代,士子们都迫切希望通过进士科考进入朝廷的统治阶层。但进士科考难度极大,及第率只有平均2.5%,《唐摭言》甚至用“三十老明经,五十少进士”来形容考中的艰难。正因为不易,唐代从朝廷到民间均对进士及第之人十分推崇,社会普遍观念中亦把是否高中进士看成士子有才与否的标志,对及第之人常另眼相看。《唐摭言》曰:“缙绅虽位极人臣,不由进士者,终不为美。”韦庄多次参加科举考试,终因种种原因未能考取,年近耳顺方才一飞冲天,如何不令他欣喜万分?《喜迁莺》中攒动的人影、欢闹的场景,皆是他愉悦心情的见证。韦庄入蜀为官后,曾奏请蜀主王建,追赐生前未曾参与科考或没能考中的知名文士李贺、皇甫松、陆龟蒙等进士及第,此即展示出韦庄对于自身及第之时那美好场景的顾恋。但世事难料,在李唐王朝建功立业的抱负转瞬之间即化为虚空。韦庄曾作两首《感怀》:

长年方悟少年非,人道新诗胜旧诗。十亩野塘留客钓,一轩春雨对僧棋。

花间醉任黄鹂语,池上吟从白鹭窥。大道不将炉冶去,有心重立太平基。

韦庄“重立太平基”终成为黄粱一梦。大唐盛世已经不可挽回地逝去,前蜀政权亦无统一之希望,而韦庄却愈加衰老。所谓“鸟飞反故乡兮,狐死必首丘”,晚年的他愈发思恋故土。

《花间集》收韦庄五首《菩萨蛮》:

红楼别夜堪惆怅,香灯半卷流苏帐。残月出门时,美人和泪辞。琵琶金翠羽,弦上黄莺语。劝我早归家,绿窗人似花。

人人尽说江南好,游人只合江南老。春水碧于天,画船听雨眠。垆边人似月,皓腕凝双雪。未老莫还乡,还乡须断肠。

如今却忆江南乐,当时年少春衫薄。骑马倚斜桥,满楼红袖招。翠屏金屈曲,醉入花丛宿。此度见花枝,白头誓不归。

劝君今夜须沉醉,樽前莫话明朝事。珍重主人情,酒深情亦深。须愁春漏短,莫诉金杯满。遇酒且呵呵,人生能几何。

洛阳城里春光好,洛阳才子他乡老。柳暗魏王堤,此时心转迷。桃花春水绿,水上鸳鸯浴。凝恨对残晖,忆君君不知。^⑥

词似写男女离情,但正如唐圭璋所说,词言江南之乐,则家乡之苦可知也。“前事历历,思之惨痛,而欲归之心,亦愈迫切。”“但今日若还乡,目击离乱,只令人断肠,故唯有暂不还乡,以待时定。情意宛转,哀伤之至。”^⑦词中有着对江南风景的描绘,然陈廷焯的评价甚为中肯:“一幅春水画图,意中是乡思,笔下却说江南风景好,真是泪溢中肠,无人省得。结言风尘辛苦,不到暮年,不得还乡,预知他日还乡必断肠也。”^⑧韦庄生遭黄巢之乱,亲故离散,生于杜陵的他不得已而入蜀中,终生羁留于他乡。对于故土的追忆,是韦庄晚年挥之不去的情结。正是因为求而不得,韦庄沉醉在酒中,展示出一种貌似旷达、实甚悲苦的情态。这位老于他乡的“洛阳才子”,终究只能在“遇酒且呵呵”中度过这无几何的人生。

韦庄年近花甲才终于在进士科考中脱颖而出,个中辛酸,显而易见。无奈国祚不久,唐朝遭乱。入蜀的韦庄既未见李唐盛世的再现,亦没能回到久别的故园。人生的悲哀莫过于如此吧!因此,一种深深的幻灭感和无力感常萦绕在其文字中。他有三首《归国谣》:

春欲暮,满地落花红带雨。惆怅玉笼鹦鹉,单栖无伴侣。南望去程何许?问花花不语。早晚得同归去,恨无双翠羽。

金翡翠,为我南飞传我意。罨画桥边春水,几年花下醉。别后只知相愧,泪珠难远寄。罗幕绣帷鸳被,旧欢如梦里。

春欲晚,戏蝶游蜂花烂漫。日落谢家池馆,柳丝金缕断。睡觉绿鬟风乱,画屏春雨散。闲倚博山长叹,泪流沾皓腕。^⑨

鹦鹉虽在玉笼,无餐饮之忧,无风雨之苦,却孤单寂寞,失去了广阔的天空。这与在前蜀居高位的韦庄又何其相似?对于韦庄而言,南去归家的路遥远而漫长,虽人不能至,而心向往之。他祈望青鸟能传达相思意,传达梦中对于过往的思恋。这样,常在香炉边流泪叹息的他,才会稍感安慰。韦庄在其《荷叶杯·其二》中自言“如今俱是异乡人,相见更无因”,《清平乐·其二》又言“尽日相望王孙,尘满衣裳泪痕”。其词作中所蕴含

的故国之思,令人深感悲慨。

《唐才子传》记韦庄“自来成都,寻得杜少陵所居浣花溪故址,虽芜没已久,而柱砥犹存,遂诛茅重作草堂而居焉”^⑩。韦庄推崇杜甫,其承姚合《极玄集》而编《又玄集》,将杜甫列为卷首。《又玄集》首篇即为杜甫的《西郊》:“时出碧鸡坊,西郊向草堂。市桥官柳细,江路野梅香。傍架齐书帙,看题减药囊。无人觉来往,疏懒意何长。”也许看透了世事人生的韦庄,此时之心境即如杜甫一般“疏懒”,世间之事,皆似与己无干。韦庄曾作《关河道中》:

槐陌蝉声柳市风。驿楼高倚夕阳东。往来千里路长在,聚散十年人不同。但见时光流似箭,岂知天道曲如弓。平生志业匡尧舜,又拟沧浪学钓翁。

“平生志业匡尧舜”语出杜甫《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》中的“致君尧舜上”,但韦庄其时,唐王朝大厦已倾,再无中兴之希望,天道真的曲如弯弓。此令韦庄有着深深的失望,“沧浪学钓翁”遂成为不得已的人生选择。

二

韦庄避乱于蜀的选择,思乡且疏懒的心态,皆与前蜀前主王建的政治统治密切相关。

王建乃前蜀政权的建立者,其少时本以“剽盗”为事,后于乱世中入行伍。他骁勇善战,从节度使杜审权讨王仙芝,立有战功。及僖宗入蜀,王建奔其行在,被任命为随驾五都之一。光启二年(886),僖宗幸兴元,王建为清道使,“负玉玺以从”^⑪,至当涂驿时,李昌符等焚烧栈道,王建“翼僖宗过于焰烟之中。夜宿坂下,僖宗枕建膝而寝,赐以金券”。昭宗立,陈敬瑄于成都反叛,王建与其激战数年,终取得胜利。光化三年(900),“诏建私门立戟,加中书令,封琅琊王”。光化四年(901),王建封西平王。天复三年(903),昭宗还长安,王建“奉表贡茶布等十万”,被封为“蜀王”。天复四年(904),“朱全忠弑昭宗,建率将吏百姓,举哀制服”。天复七年(907),朱全忠篡位,王建亦称帝。王建一生对唐王朝末有不忠之举,《容斋随笔》记“前蜀王氏已称帝,而其所立《龙兴寺碑》,言及唐诸帝,亦皆半阙”^⑫,以示尊重之意。《蜀梼杌》言其“能奋迹士伍,奔赴行在,忠义感激,诚贯白日,执戈披锐,翼卫乘舆于烟焰之中,其勤至矣”,“洎陈、田召而不纳,遂抗表请师,犹有勤王之节”,“节制全蜀,而纳贡述职,道不绝使”。后梁建立,王建誓师雪耻,其“僭窃位号,亦时使之然也”^⑬。

王建无叛唐之举,在前蜀开国赦文中,他即强调自身曾为唐臣,对于那些为唐王朝效力、捐躯之公卿,皆给予追赠及封赏,“自僖宗朝,凡在有功文武大臣显忠孝者,并委中书门下追赠,仍搜访骨肉,量材录用”,“阆州起义之日,应有随驾大将,效命功臣,或遭疾以沦亡,或当锋而夭枉,皆是捐躯为主,临难丧身,殊功无日而暂忘,遗烈千年而不泯,并委中书门下抄录,次第各与追赠,有子孙者,特授官荣”。当前蜀建国之际,王建即

“授唐室旧臣王进等三十二人官爵有差”^①。

王建亦“善待士”，虽“少无赖，以屠牛、盗驴、贩私盐为事”，目不知书，然好与书生谈论，粗晓其理。其有《置东宫官属诏》，言“王者经世驭民，以保安于烝人，曷尝不讲求贤硕，以辅元子？故汉开博望，唐重承华，左右正人，自跻于治。其以东宫为崇贤府，凡文学道德之士，得以延纳访问，无或自尊，以蔽尔之聪明”^②。其开崇贤府，广纳贤才，展示出求贤若渴的姿态，“当唐之末，士人多欲依建以避乱”^③。王建“僭号，所用皆唐名臣世族”，其中“惟翰林学士最承恩顾，侍臣或谏其礼过，建曰：‘盖汝辈未之见也。且吾在神策军时，主内门鱼钥，见唐朝诸帝待翰林学士，虽交友不若也。今我恩顾，比当时才有百分之一尔，何谓之过当耶？’”，颇有礼贤之姿，“宋玘等百余人，并见信用”^④。

正是因为王建忠于唐朝且重视人才，前蜀立国前后，他迅速赢得了晚唐人蜀衣冠文士的支持，但他后来的政治行为让很多文士渐渐疏离于前蜀政权。武成二年(909)，王建曾宴于行宫，其对左右之人言：“得一二人如韩信而将之，中原不足平也。”但兵部郎中张扶进曰：“陛下雄才大略，尚不能得岐陇尺寸之土……愿陛下无以中原为意。”^⑤王建终未北上一统中原，而选择了坚守蜀地，不过“四川非坐守之地也，以四川而争衡天下，上之足以王，次之足以霸，恃其险而坐守之，则必至于亡”^⑥。王建这种政治抉择令无数文人心生失望，对于前蜀政权的认同之感亦渐渐减弱。因此纵然王建极力强调王权的合法性，亦不断推行诸多笼络政策，蜀中许多文士对王建政权仍旧不能完全认同。《北梦琐言》记景福年间进士张道古文学甚富，然介僻不群，因上《五危二乱表》左授施掾，尔后入蜀。张道古曾无奈地对所亲说：“吾唐室谏臣，终不能拳跽与鸡犬同食。今虽召还，必须再贬于此。死之日，葬我于关东不毛之地，题曰，唐左补阙张道古墓。”其曾上王建诗，叙二乱五危七事，诗曰：“封章才达冕旒前，黜诏俄离玉座端。二乱岂由明主用，五危终被佞臣弹。西巡凤府非为固，东播銮舆卒未安。谏疏至今如在，谁能更与读来看？”^⑦这是文人阶层在对这个新兴政权失望之后的慨叹。韦庄，即是这许多人之一。因此其词作中才会有强烈的故国之思，才会有远离于政治的疏懒之意。

三

《唐诗纪事》记：“韦庄晚年忽咏句云‘谁知闲卧意，非病亦非眠’及‘手从雕扇落，头任漉巾偏’，识者知其不详。后诵子美诗‘白沙翠竹江村暮，相送柴门月色新’，吟讽不辍，是岁卒于花林坊，葬于白沙。”^⑧此为前蜀武成三年(910)，时韦庄七十五岁。

《唐才子传》言韦庄“早尝寇乱，间关顿蹶，携家来越中，弟妹散居诸郡。西江、湖南，所在曾游，举目有山河之异，故于流离漂荡，寓目缘情，子期怀旧之辞，王粲伤时之制，或离群轸虎，或反袂兴悲，四愁九怨之文，一咏一

觞之作，俱能感动人也”^⑨。《蓼园词选笺》云：“端已以才名入蜀，后王建割据，遂被羁留。”“《谒金门》云：‘柳外飞来双羽玉，弄晴相对浴。’其自惜皓皓之白乎。歇拍云：‘寸心千里目。’可以悲其志矣。”^⑩“寸心千里目”不仅是韦庄的心态，也是入蜀衣冠文人共同的心境。大唐盛世已去，蜀中生活纵然富庶，但生不逢时的辛酸与苦楚、背井离乡的无奈与凄伤始终萦绕在心头，挥之而不去。

锦江烟雨，花香散尽，刚刚到来的新春弹指间逝去。时已暮春，日已西下，这样衰飒的场景好似暮年韦庄的写照。晚年飘零的他常常追忆年轻时的梦想，但时光已逝，一切成空。遥想杜甫曾感慨“摇落深知宋玉悲”，虽处不同时代，但萧条的境遇，失志的惆怅，却是相似。流落的韦庄亦同前辈一般，在冷雨凄风中，怅望千秋，感念自身。东方朔《答客难》中曾感喟士人之命运：“绥之则安，动之则苦；尊之则为将，卑之则为虏；抗之则在青云之上，抑之则在深渊之下；用之则为虎，不用则为鼠；虽欲尽节效情，安知前后？”此语道出了古今知识分子共同的悲慨。生活在西汉盛世的东方朔尚感如此，五代乱世之中的文人，对此的体味当更为深刻。韦庄，就是其中之一吧！■

- ① [清]吴任臣：《十国春秋》，中华书局2010年版，第592页。
- ②③⑪⑬⑭⑯ [宋]张唐英：《蜀梼杌》，见傅璇琮主编：《五代史书汇编》，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6075页，第6075页，第6071页，第6078页，第6073页，第6074页。
- ④⑩② [元]辛文房：《唐才子传》，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，第171页，第172页，第171页。
- ⑤⑥⑨ [后蜀]赵崇祚辑：《花间集·卷三》，宋绍兴十八年建康郡斋刻本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2004年版。
- ⑦ 唐圭璋：《唐宋词简释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13-15页。
- ⑧ 杨景龙：《花间集校注》，中华书局2014年版，第332页。
- ⑫ [宋]洪迈：《容斋随笔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49页。
- ⑬ [清]董浩：《全唐文》，中华书局1983年版，第1288页。
- ⑭⑯ [宋]欧阳修：《新五代史》，中华书局1974年版，第787页，第787页。
- ⑰ [明]顾祖禹：《读史方輿纪要》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，第2815页。
- ⑱ [宋]孙光宪：《北梦琐言》，中华书局1960年版，第42页。
- ⑲ [宋]计有功：《唐诗纪事》，中华书局1965年版，第1020页。
- ⑳ 李冰若：《花间集评注》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，第46页。

基金项目：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文学地理学视阈下唐五代词研究”阶段性成果(项目批准号：16CZW036)

作者：李博昊，文学博士，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副教授，研究方向：中国古典文学。

编辑：赵斌 E-mail:948746558@qq.com